

记录保存工作快些做 ——谈《莘庄方言》等的编著

文 / 褚半农

我原来一直在写作乡土散文,最近七八年转到方言研究上来了。

大上海的前身上海县几百年中一直隶属于松江府,长期处在农村包围之中。历史上的上海方言就是在农耕社会大背景下,并吸收周边地区方言基础上形成的,演变过程曾以“嘉兴”为重、以“苏州”为重、以“松江”为重过的。明嘉靖《上海县志》(1524年)中说县城的“方言语音视华亭为重”,到清嘉庆时的《上海县志》(1814年)更有“方言同是吴音而视府城稍重”的记载。这些记载告诉我们,府城松江的方言曾是上海地区的通用语言。130年前的清光绪9年(1883),离上海建县也已591年了,徐家汇土山湾天主教出版社出版一本供传教士及其同伴学习方言的教科书,书名仍叫《松江方言教程》。这再次表明,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松江方言是今上海市区范围内的行用语言。隶属松江府的西南家乡方言是吴语的一个分支。历史文献记载到的大量方言词语、俗语、句式等,长期来流传有序,至今还为当地原住民所常用,其发音、词义同几百年前完全一样,如发音时王黄不分,生肖读如“生少”,“万”有时读“曼”音等,都完整地保存在家乡方言中。我因文学创作的爱好,四五十年前就开始采录,乐此不疲而越记越多。

《莘庄方言》去年出版后,获各方好评。上月10日,专家学者专题研讨了猗都专著。历史上,莘庄地区隶属于松江府,其方言是松江方言中重要个组成部分,而松江方言是上海方言之根。《莘庄方言》以莘庄区域范围内个方言语音、词语为研究对象,对上海西南地区即松江方言片个方言,尤其是词语作了较全面个收罗和追溯,共收词目9300条,俗语、谚语、俚语1072条,歇后语185条。随着上海中心城区近二三十年个迅速扩大,方言赖以生存个经济、文化条件的变化,猗都个追溯和收罗、记录,实质上也是对“上海方言之根”个抢救。本文是《莘庄方言》编著者、土生土长个上海闵行莘庄人褚半农农研讨会个发言,因篇幅限制,有部分删节。

从一般记录到进入研究的进程中,我用几年时间,集中阅读明清、民国以来的吴语文献300多部,做了大量的卡片。这样,我对历史上的吴方言有了了解,也感到家乡方言同它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值得挖掘和研究。心里挥之不去的方言情结,使我觉得有必要将它们整理出来,留下历史记录,陆续做了三件事。最先做的就是整理积累的方言资料,编纂《上海西南方言词典》书稿,此书被列为闵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并正式出版。

一般认为,方言都是土得掉渣的语言。其实,方言里还有很多古汉语的信息,有的直接就是古词语,常用的好多词语源头也可追溯得很远。有的在其他方言中可能已消失,却保存在上海农村,保存在家乡方言里。如镰刀,方言称“镗子”,这个“镗”在1900多年前的《说文解字》中就有记载,同

词同义。把饭烧成粥,方言称“爨【cuan】粥”,而表示烧的“爨”字在《孟子》里已使用。

时至今日,方言赖以生存的背景、条件完全变了,方言从发音到词语变化明显。几百年前产生和几十年前还在上海滩通用的方言语音、词语,已在上海市区逐渐消失,大量的特色词语影迹无踪。一有相遇,就理解困难,或完全无法理解,有的甚至到了闹【niao】纠缠不清爽的程度。那些使用地域更广的吴语词,也因年代久远,致使后人的理解产生障碍,出现或释义不准,或索性避开,如“壁脚”、“叉袋”、“藏菜”、“拔三眼”等,成了不折不扣的疑难词语,可它们从来没有从家乡方言中退出过。我有针对性地把其中的难点集中起来,予以考证、辨析,写成论文,参与学术研究。为拾遗补阙,还笔耕不辍,完成29万字的《明清文学中的吴语词研究》的写作,对727例明清难

词予以例释。这是我做的第二件事。

从我们第二代起,因生活环境的改变,强势语言的影响,方言词语大量缩减。而第三代孙辈对方言既没有感性认识,也缺乏感情,连讲也讲勿连牵,他们离方言会越来越远。因此,我们这代人如不去做或再不好收集、整理传统词语这件事情,历史文献上出现过的那么多老词真的要变成谁也不理解的死词,五十、一百年后的人们要像考证甲骨文那样对待它了。就与一种方言的密切和熟悉程度而言,我有命运赐给我的优势,具备内因和外因两个条件而大大优于方言调查者。农耕背景下的家乡方言,自然成了我研究上海话和吴语的资料库和值得挖掘的富矿。两三年前,当我近60万字的《莘庄方言》完稿后,一直重视发展地方文化的莘庄镇政府,将此书作为建镇20周年的文化实事工程给予支持。《莘庄方言》想为上海西南地区的方言保存、传承做点事,让我们及后代更好地了解家乡的本土文化。而对于我来说,也是为家乡方言做的第三件事。

宋人有诗曰:步随流水赴前溪。对家乡方言的研究是项极为浩大的工程,不是某一个人能单独做好的。我是因为熟悉而喜欢,因为喜欢去做了点事,算是在“前溪”面前尽了自家的一点力量吧。



卖糖玩具的艺术家

文 / 沈寂 图 / 范生福、范思田

我小时候,每日下午四、五点钟,总有一个青年,挑着担子进弄堂。他不卖吃食,也不卖玩具,却将能吃的糖做成各种玩具。我们无以为名,称他是卖“糖玩具”。他那副担子与众不同。前担上有一木架,木架中心插一支用稻草裹着的宝塔形粗棍,在草棍四周插满黄、红两色的各种糖玩具:葫芦刀、剪刀和猪、羊、兔子等各种小动物。后担一木桶,木桶里有小铅桶,桶里有红、黄两色的糖浆,四周用棉絮包好,保暖防结硬。有小孩来买,他就从稻草木棍里拔出一玩具,三铜板一个,既便宜,又好玩,还好吃。他天天来,我天天买。有一次,我说要“龙”。他摇头:不是不会做,因龙大,费糖,要五个铜板。我答应当场付钱,于是他卷起袖子,打开铅桶,把两根竹签插入桶内红、黄糖浆里,旋转成团,然后迅速提出,一转身两手腾空,只见红黄糖浆,像两根面条一样,落在前担中间铅皮面上;他双手同时不断地左右盘旋,使你眼花缭乱。你还没有定神,两根竹签朝上一挑,一条金光熠熠的龙出现在众人眼前。我惊呆了!我笑了!双手接过糖龙,在其他孩子羡慕的目光下奔回家,把它插在瓶里,舍不得吃!这个街头卖糖玩具的青年,你能说就没有天才?可惜因贫穷只能当小贩一辈子成不了艺术家。

远开一点

天热了,“阴凉头”金贵起来了。“阴凉头”,就是热天阴影下比较凉快的地方。譬如说,树阴下,屋阴下,塔阴下,都是阴凉头。有时,毒日底下无处躲藏,一块很小的“阴凉头”也是好的,比如,广告牌的阴影下,大型汽车的阴影下,甚至,电线杆投下一条阴影,人们也不放过。我就见过好几位等候公共汽车的市民,在电线杆的阴凉头里“排队”的场景。还有,大车司机赤了膊,把一条席子铺在车阴下——甚至汽车肚子底下——睡午觉,这也是

阴凉头

文 / 彭瑞高

热天马路上的大胜景。上海话里还有一个词:“阴头”。它跟“阴凉头”相比,少一个字,意思上有微妙区别。“阴头”泛指“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这词一年四季都可用,因为“阴头”不仅夏天有,冬天也有。但“阴凉头”这个词,专供热天用,冷天是不大用的。冰天雪地,谁还会去找“阴凉头”呢?作兴有,但这人一定火气很大,所以大冷天还要找“阴凉头”去乘风凉。夏季高温天,地铁站、大商场和高

级商务楼门口,会逸出一阵阵冷气,市民路过,冷气扑面而来,会情不自禁叫一声:“阴凉得来!”这时,“阴凉”是人的感觉,而不是指地方背阳。那些建筑的门口,其时多数晒在毒日下,正热得流油。现在看来,只要有冷气,感觉上惬意,“阴凉头”范围叫得大一些,也没啥关系。上海话里还有“阴塘”一词,跟“阴凉头”是同一意思。不过它是典型的“乡下闲话”,郊区用得更多,市区听不大见。

闲话闲侃

世界杯:口技派上大用场

文 / 阿仁

廿年前各地报社派出去采访世界杯个记者多半是英文学得勿道地个朋友。而能够有小语种水平高个记者也是凤毛麟角。到法兰西去报道世界杯个天南地北记者就抱团取暖了,常常是一堆人同进共出,一道来攻破语言关。我当时已可算多次出国干个资深老记了,跟牢我东转西游个小记者大多是首次走出国门,嫩得很,还从没与外国人打交道个经验。当大家趁世界杯休战个零碎日脚里去买买那那时,我是向导兼翻译,又要认路、带路,还要出主意去讨价还价。人人都想买一件意大利皮装,阿拉一队人就直奔罗马城了。

很快就寻到了城里专卖皮衣装个一条街。进了店大家蠢脱。既没人识得皮装上个吊牌,也既没人可以用意大利语去与店里伙计攀谈。阿拉英文蹩脚,店堂里唯一一个个意大利佬也英文推板。一房间挂架架子个皮装真是勿勿少少,但大家都吃勿准啥个是牛皮料子,啥个是羊皮料子。与伙计缠了半天,大家问勿出一点名堂来。我灵机一动,摸牢一件皮茄克学生叫:“咩——咩——”当伊个伙计奇怪眼色看我时,我又学羊叫:“咩——咩——”我还做出一脸狐疑个表情来拨伊看。意大利人是聪明人,伊马上接翎子了,



伊指指衣裳回答我:“咩——咩——”大家弄清爽了,我指个伊件皮茄克是羊皮做个。问题迎刃而解。只要有人看中一件皮装,就学生叫或羊叫来确定货色品种。只是辛苦了意大利伙计,伊一歇歇赶到东头去学羊叫,一歇歇赶到西头去学牛叫。店堂间里一记头变成了羊圈牛栏,到处“咩咩”、“哞哞”,闹猛煞脱了。既没别个顾客进店,勿然伊拉一定要吓得昏过去,一房间人只是羊叫牛叫,进疯人院啦?拣定当衣裳,讨价还价就用计算机了。伙计敲出一千块,阿拉马上敲个除以2,杀伊半价。敲过来敲过去,生意就做成功了。

大家都背了一件、甚至几件意大利皮装开开心心个收兵了。后来弄门口技皮装个绝技还有了提升。一样买牛皮大衣,以轻声轻气学生叫个是询问是勿是小牛皮。而以粗声大气学老牛叫个是确定是勿是耐磨防皱个上好黄牛皮子。最原始、也是最踏实个语言交流就是模仿秀。现在有了电脑、手机,口技、眼神、手势都被淘汰了。不过,我仍旧怀念弄段表演。外地小记者对此个点评是:“上海人真棒!”